

中原收藏



宋耀州窑 青釉刻花花口瓶

耀州窑初创于唐代,由于胎土中杂质较多,烧成后瓷器不够纯净,光洁;五代时较唐代胎质细密,气孔较小,通体使用化妆土,从剖面看除深灰色和铁灰的黑胎外,还有两条醒目的细白线加于胎釉之间;直至宋代中期,开始进入耀州窑的鼎盛时期。此时烧制、装烧工艺明显提高,所制器物质地精良、风格鲜明。器物火候高,质地坚实,胎薄釉匀。晚期器物胎质更为精致细致均匀,但渐少中期自由潇洒之韵味,而趋向平稳、工整、秀丽端庄。一般来讲,北宋早期耀州窑生产的瓷器以青瓷为主,胎有两种,一为铁质的黑胎,一为淡灰色的白胎。胎质颗粒较五代时细,但胎质疏松与五代时相近,并有气孔。北宋中期耀州窑生产的瓷器已不见有黑胎,均为颗粒细小均匀的灰白胎。胎质致密,没有早期疏松和气孔的现象。其青瓷釉色的色调相当稳定,不见早期的多级色差,均呈典雅深沉的橄榄青,釉面温润有玻璃感。除青瓷外,此时还生产有黑釉、酱釉和黑釉酱斑瓷器。胎薄釉匀,釉面有裂纹者较多。至北宋晚期,耀州窑烧制的瓷器虽胎土中的颗粒较中期稍大,但仍很均匀,胎质也十分细密,胎多呈灰白色、浅灰色和土灰色。

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

随笔

你的幸福无人可比

鲁圣

在乡下,那些在都市里环环相扣、一刻不停的时间渐渐消失了,只剩下悠游的光阴在慢慢踱步。在乡下拥有一座独立的院落,有一个宽敞的房子,房子里有一些基本的可以使用的简单家具,院子里有几株树,有几分可以种菜的土地,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。我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去年,把这些梦想变为现实,我现在就有了一处随时可以居住的院子。林语堂先生说:“我要有能按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胆量。”这句话,说起来容易,但是,真正做起来的时候,就不容易了。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?世界上又有多少人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?从喧闹的生活中失踪,暂时离开那些诱惑和功利,这已经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梦想。可是,不要说自己失踪很久,就是失踪短暂的一段时间,更是一种能力,更是一种勇气。我在多年以前,就明白自己这么多年来努力攀登的,其实是一座无法抵达的山峰。这个山峰是用无数的贪欲、财富和无数的权力的尸骨堆积起来的。人到中年了,我连山腰都还没有到达,我就发现上面漫山遍野的尸骨和哀鸿了。很多人似乎是患上了近视眼,面对那恐惧的惨相,丝毫没有畏缩,明知道自己也会有那样的结局,依然前仆后继。

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被誉为“新英格兰的农民诗人”,他有一首短诗《未选择的路》发人深省。其中最著名的句子是:“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,可惜我不能同时涉足,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,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诗人的寓意是,他站在人生的路口上,他两条路都想走。他选择人迹更少的一条路,这条路充满挑战。他想留下一条路改日再来走,但路很长很长,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来。诗人表面上似乎是在写自然界的道路,但暗示的却是人生之路。它告诉我们:人生的道路千万条,但一个人一生中往往只能选择其中一条。如果到了人生的终点再想走另一条路,却没有机会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面临这样的抉择,当我们发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不归路的时候,又有多少人幡然醒悟,改弦易辙?大家都在一刻不停地朝着那座贪婪的山攀登,极少有人在意自己心灵的园地。我一直以为孔子是教育人们追求事功,闻达天下的。可是当我最近再一次研读《论语》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实在是曲解老夫子了。他的“君子不器”说的什么意思?是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。他甚至用这句话来抨击那些批评他学无专长的人:我就以赶马车为自己的专长吧。

他说: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”他这句话说得就更加明白了,他的意思是说,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学问,要追求心灵的洁净,而不是外在的名誉和功利。原来,孔子比谁都在意心灵的感受,在他看来,心灵的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。我一直相信,不论是多么高深的人,如果他远离了自然,他就远离了生命的本真,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世界的真谛和本源。因为,我们的一切都是自然给予的,我们是自然的一分子。世界上所有那些杰出的巨人,都是自然的儿子。赫拉克利特一直居住在那所神庙旁思考。他出生在伊奥尼亚地区爱菲斯城邦的王族家庭里,他本来应该继承王位,但是他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兄弟,自己跑到女神阿尔迪美斯庙附近隐居起来。世界上无数的国王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,但是,他那句“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”,却成为人类文明永恒的光芒。选择乡下平静的生活,就是要你彻底解开缠在身上的锁链,回归得到本来的自己。只要自己还在,你就没有损失什么。身外的一切,不过都是我们的从属。在明月星空下的自然里,当那个本来的自己回来的时候,你的幸福无人可比。



安静的家园(国画) 王意有

古典

古代的伪娘

王吴军

“伪娘”这个词最近很火,所谓伪娘,通常指的是有女人美貌的男子,且有的可能更胜过一般女子。其实,说白了,伪娘就是装扮成女人的男子,就是假女人。要说起来,伪娘这种角色不是最近才有的,在古代早已有了。古代的伪娘大多出现在戏班中,那时候,登台唱戏的女子几乎没有,所以,戏中女子的角色常常由男子扮演,这种表演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,扮演女子的男子被称为“男旦”,其实就是当前骤然走红的伪娘,只不过演技更为高深罢了。

唐朝天宝年间,当时京城的戏班中出了一位红得发紫的伪娘,此人名叫李伶,他经过打扮之后不仅容貌胜过娇媚的美女,而且能歌善舞,演技精湛,在《苏中郎》这出戏里,李伶以男子之身扮演一位受到老家庭暴力折磨的女子,边歌边舞,泪水盈盈,犹如梨花带雨,凄艳动人。其实,当时的李伶已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了,但是,他装扮成女子之后,犹如鲜花初绽的少女,芬芳妩媚,被人称为“假面娘子”,就是今天说的“伪娘”之意。有一次,李伶跟着戏班到一个地方演出,他在舞台上扮演一位少女,姿容惊艳,吸引了无数粉丝的眼球。戏唱完后,李伶的几个粉丝非要一睹李伶的庐山真面目,就到了他住的地方,却只看到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男人,老男人听几个人说明了来意后,说李伶出去了,让这几个人明天再来,第二天,这几个人又来拜访李伶,见到了一个姿容美艳的妙龄女子出来相见,说自己就是李伶。众人颇感惊讶,问昨天的那个老男人是谁。只见李伶当场卸掉女子的装扮,又露出了本来面目,原来,李伶就是昨天那个头发花白的老男人。众人无不惊叹李伶这个伪娘的装扮本事。

南宋时期,江南也有一个名闻遐迩的伪娘,他叫高二,扮成女子来也是姿容娇媚,楚楚动人,令无数的美眉自愧不如。这个高二平时就有浓重的女人心理,他留着女人一般的长头发,还擅长纺纱、织布、针线等女活,走路时总是像女人一样扭来扭去,说话也是一副十足的娘腔,可谓名副其实的伪娘。有一次,高二喝醉酒后和人打架,竟然将对方打成了重伤,为了逃避追捕,高二急忙回家将自己装扮成女子的模样,追捕的人来到高二家,见一个风姿动人的女子在院子里坐着纺纱,就问高二的下落,女子摇头不语,追捕的人竟然没有认出这个纺纱的美艳女子就是高二。因此,高二躲过了这次追捕。看来,伪娘还能化险为夷。

只是,古代没有各种各样的超级女声比赛,也没有选秀擂台赛,因此,古代的伪娘粉墨登场的舞台不多,展示的机会和空间很有限,不然,那时的伪娘肯定会憋足了劲狠狠地火上一把,除了赚取不少粉丝的追捧,还能捞到不少的银子。

新书架

《孤独的敏感者》

余向丽

王人博,著名宪政学者,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、《现代法学》主编,现为重庆政法大学教授、《政法论坛》主编。

这是著名宪政学者王人博最新作品,一本不是“自传”的自传,一本以超脱法眼观照社会与人生的书。这是一本有关电影、音乐与读书,有关鲁迅、本雅明、北野武、竹内好的书,文辞与义理齐彰,美文共美图一册。从这里,你可以读懂一个中国宪政学者的敏感、警觉、难以驯服,以及痛楚、困惑乃至迷惘。

小说

刷卡时代

陈雪芳

每当谢小兵走进办公室,他眼前就会有非常耀眼的感觉。你看他头发金黄的, T恤粉红的,牛仔裤黑色的,皮鞋五彩的,晃着两条长腿,仿佛随时都能蹦跶起来。坐在他对面的杨阿姨是最看不惯他的,用她的原话说——这跟像公司职员,要不是口袋里揣着一张本科文凭,和街头小混混有啥两样!对于自己的形象,谢小兵是相当满意的,时不时在可以反光的地方照一下,吹着口哨捋捋飘在额前的几缕长发。还没到下班时间,他就打起了电话:喂,大嘴,今晚上怎么样?安排哪?小金龙酒家KTV,你小子在那办VIP卡,不错不错,还有谁去?狗仔、猪头、细妹、咪咪,行,我一准到。杨阿姨听见了就嘲笑他,你小子像赶场子似的,累不累啊!再说了,你这么折腾还想不想谈恋爱了?

谢小兵一边嚼着口香糖打着键盘,一边说:老杨同志,真的怀疑你不是不是生长在蛮荒年代。钱是干什么的?钱就是用来花的。怎么开心怎么花。你看看人家外国人,今天花明天的钱,过得多滋润。你就忽悠吧,今天还能花明天的钱?杨阿姨撇了撇嘴。老土了吧,你瞧谁。谢小兵从口袋里掏出钱包,抖开。杨阿姨嗤地笑了。就凭你空荡荡的钱包还想今天花明天的钱?谢小兵钱包里只躺着一张可怜巴巴的百元大钞。老杨同志,拜托你别一味向钱看好不好?你看看这一层层一张张,硬邦邦挺括的是啥?

不就一些卡吗?对头。我的老大姐啊,这卡就是钱。我就是靠了这些卡才能维持我阳光健康幸福美满的型男生活的。谢小兵说着把卡一张张抽出来——健身卡、洗浴卡、美食卡、购物卡、银行卡、借记卡、VIP卡。你别小看这些卡,不但能刷卡消费还能打折,积分换购,比你掏现金划算多了。打个比方吧,咱们上饭店吃饭,你付现金花300元,我用卡打88折,不是省了好几十元?再加上持卡消费还免费送两瓶啤酒啥的。总之一句话花得越多越划算。所以啊,我们哥们之间都喜欢拼卡,今天拼你的,明天拼我的。您那,赶紧把现金换成卡吧!杨阿姨听得一愣一愣的,想了半天还是摇了摇头,我还是感觉钱包里装着现金来得踏实。咳,不和你白话了,思想落后观念老土,您就当金钱的奴隶吧。谢小兵鼠标一动又上了淘宝网。杨阿姨你看,这件衣服怎么样?酷吧?还便宜,外面店里这衣服至少得500,网上380就搞定。网上的东西,光能看又拿不下来。啥拿不下来?明天这件衣服就到我手里了。我只要鼠标一点,就买下了。怎么买?拿啥买?卡呗。用卡就能在网上买衣服。不光是衣服,只要是网店有卖的都能买。怎么样,卡比钱好用吧?杨阿姨摇着头说我感觉还是有点玄乎。第二天,快递真的把衣服送了过来。杨阿姨说没见过你付钱,衣服

一本以超脱法眼观照社会与人生的书。这是一本有关电影、音乐与读书,有关鲁迅、本雅明、北野武、竹内好的书,文辞与义理齐彰,美文共美图一册。从这里,你可以读懂一个中国宪政学者的敏感、警觉、难以驯服,以及痛楚、困惑乃至迷惘。怎么就送过来了?谢小兵笑得差点把刚喝下的咖啡喷了。谁说我没给钱啊?昨天就给了,用卡。杨阿姨挠着脑袋说:现在的道道真的搞不清了。你不接触,接触了就慢慢搞清了。这样,你在网店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,喜欢我帮你买下来,按照网上的价钱你付给我就行。真能这样?那我试试。杨阿姨将信将疑地试着选了一个拖把,那个拖把杨阿姨在商店看过,标价198元,网上竟然只要98元。很快东西就送来了,杨阿姨真的只要给98元?谢小兵说当然是真的。杨阿姨掏了98元钱,心里乐开了花,看来这网上买东西还真的划算呀!后来杨阿姨迷上了网购,经常让谢小兵帮着买。买多了摸出了窍门,原来谢小兵那样热心是有所目的的,用他的卡买东西,他的卡能积分,这积分能换成钱,过年还有奖励啥的。于是,杨阿姨自己办了卡,这下又方便又实惠。慢慢的杨阿姨钱包里的卡越来越多了,打开钱包竟然和谢小兵一样插满了林林总总的卡。一天,杨阿姨逛街突然内急,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装潢豪华的公共卫生间,刚想进去被一位老婆婆挡在了门外。这里要收费,每次两块。杨阿姨习惯性地掏出一张银行卡:刷卡。老婆婆冲她直翻白眼,刷什么卡?你耳朵有问题?两块钱!杨阿姨赶紧翻钱包,一翻,傻眼了。钱包里全是卡,一张现金也没有。幸好边上的一位来如厕的朋友救了她的急。杨阿姨抹着一脑门的汗轻声嘀咕:看来这卡也有盲区啊!

连载

古董局中局

付贵忽然变得有些困惑:“我实在没想到,许一城这么一个明白人,竟然会去盗卖佛头。那家伙的性格我最了解了,生平一根槽踢文物,二恨洋人夺宝,经常感叹国家弱小,文物都得不到保护。当初孙殿英炸开慈禧墓,把他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。这样一个人,居然会去盗卖佛头,我到今天也想不清楚。”

我问:“您在审问他的时候,他没告诉您?”付贵听到这,气哼哼地咳嗽了一声:“哼。佛头案发以后,北平警局要拿他。本来这案子我没什么事,我主动请缨去审他,认为这里面对他有冤情。许一城是我的好朋友,我得想办法替他洗刷。”“您怎么如此笃信?”“因为这案子蹊跷啊!我告诉你,盗卖佛头这案子,唯一的证据,就是木户有三在日本学报上登的那篇文章,这叫孤证。至于那枚佛头他们是在哪盗的,什么时候盗的,这些细节一概没有。这么一个案子,一城只要推说都是那日本人所为,自己只是受了蒙骗,不说开释,多少能有减刑。结果一城那混蛋根本不配合,什么都不说,问来问去只有一句话:老付你不懂。过了几天,他索性认罪了,说左右是要死,这最后一份功劳不如送给老付你,你说可气不可气?”

他说到这里,一拳砸在桌子上,酒盅掉在地上,摔成了五六片。这番话让我呆在了原地。听付贵的意思,许一城竟是自投罗网,主动承认了罪名。这在道理上完全说不通啊。药不然见我沉默不语,抢先问道:“那个木户有三,你打过交道么?”付贵听完却十分为难,他默默拿起酒杯又叹了一口气:“我跟木户有三不是特别熟悉。我也只是跟他吃过两次饭,还是跟许一城一起。我对日本鬼子没好感,不过这个人,倒不是什么坏人。我做探长这么多年,什么人我一眼就能看透。木户有三这人,就是个书呆子,两耳不闻窗外事。我们行的朋友在,我没说上几句话,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他聊天,他陪在旁边,一脸呆滞,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若不是后来因为他而导致许一城入狱,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好朋友呢——所以你们说我能解开木户笔记的密码,实在有点勉强,我跟他,真没什么交集。”

“审讯许一城的时候,木户在吗?”“怎么可能,那家伙要敢来北平,我一枪崩了他!”“他有一本笔记,当时被当作证物收走了,还是你签的字。你有没有印象?”付贵歪着头沉思了一阵:“好像是有这么一本东西……不对,是一摞,一共有三本。”我们三个一听,都是一惊。那种牛皮镶银笔记我手里有一本,木户加奈手里有一本,居然还有第三本?放在冰窖里的唐代海兽葡萄青铜镜“笔记本里写的什么内容你知道吗?”

“不知道,里面用的是密码。我估计大概是考古笔记之类的东西吧——不过许一城自己已经承认,所以检控方对这些笔记也没什么太大兴趣,当成二类证据,没费心思去破译。”果然这第三本笔记,也被加密过了。只是不知道它用的密码是和《素鼎录》一样,还是跟木户笔记相同,抑或有自己专属的密码。“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?”我问。“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,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,给收走了。”“全收走了?”“啊,那当然,三本全拿走了。”



绿肥红瘦 秋棠著